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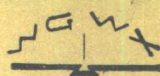
州委书记

柯切托夫 著



图书馆

1524
108-1



外国文学

25/2.4/108-1

中华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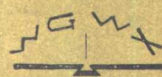
州委书记

柯切托夫 著



图书馆

I 52.4
108-2



外国文学

25/2.4/108-2

符谢沃洛德·阿尼西莫维奇·柯切托夫（1912—1973）是我国读者熟悉的苏联当代作家。他的优秀长篇小说《茹尔宾一家》（1952）于1956年在我国翻译出版后，受到读者的重视。其后，他的其他长篇小说《青春常在》（1954）、《叶尔绍夫兄弟》（1958）、《州委书记》（1961）等也陆续介绍过来，同样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

《州委书记》主要写两个州委书记不同的思想作风，书中肯定了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抨击了弄虚作假的歪风邪气，同时还揭露和批评了文艺界的不良倾向。

柯切托夫的作品大都及时反映现实生活，观点鲜明，带有政论色彩，在苏联文艺界和广大读者中都曾引起强烈反响和热烈争论，在国外也很受注意。

本书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现由外国文学出版社根据原纸型重印。

【共两册】

书	号：10208·108
定	价：1.95 元

中华女

1

州 委 书 记

上

〔苏联〕柯切托夫 著

孙广英 潘安荣 译
佟 轲 斯 仁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州 委 书 记

下

〔苏联〕柯切托夫著

孙广英 潘安荣 译
佟轲 斯仁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В. КОЧЕТОВ
СЕКРЕТАРЬ ОБКОМА

据《ПОМАН-ГАЗЕТА》1961, 18, 19 两期译出。

封面设计：于绍文

州委书记（共两册）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房山印刷厂印刷

字数 469,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1 插页 4

1982年9月北京新1版

198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65,000

书号 10208·108 定价 1.95 元

常委會議五點半結束了。問題很多，因為當瓦西里·安東諾維奇在莫斯科附近療養院療養的時候，幾件最重要的事情留下了，要等他回來以後處理。

休假后第一次會議讓人很疲倦。十點鐘開始，兩點鐘休息一次，進午餐，三點鐘繼續開會，——仿佛沒有什麼超出常規的，因為一個會開八小時，十小時，甚至中間不休息是常事兒；但是休假很有影響，療養院里的規律的生活叫人念念不忘——沒有工作負擔，不緊張，身體完全休息，連思想在某種程度上也在休息。午飯後本來應當躺一個鐘頭，然後沿着林間小徑走上五六公里……

但是，儘管令人疲倦的緊張狀態迫使瓦西里·安東諾維奇在椅子上不住地改換姿式，甚至干脆左右轉動，他那種興奮、愉快的心情卻一直沒有減弱。工作日結束的時候，他那晒黑了的高大前額下面的兩只灰眼睛的眼神，仍像清晨時候一樣神采奕奕。

第一書記兩天前回到了州委，迫切地希望工作，工作，工作。在會議上看到了拉夫連季耶夫，他很高興。這是個有主動性的、機警的、善交際的人，你不能說他得到州委第二書記的職位是“坐電梯升上來的”。彼得·杰敏季耶維奇·拉夫連季耶夫雖然比較年輕，從軍隊復員以後却一步一步地走過了很長的生活階

梯：作集体农庄的农艺师，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州执委会工作。瓦西里·安东諾維奇毫不掩藏自己快乐的心情：他握着州执行委员会主席，战争年代一直在游击队里作战的謝尔盖耶夫的有力的大手；又用玩笑的口吻向军区司令员，束装整齐的、清瘦的刘里柯上将打听军队纪律的情况；还答应共青团州委书记謝辽沙·彼得洛維切夫，说要告诉他一件关于共青团员们的非常有趣的事情。

整整一天，党州常委委员们的面孔都在他的眼前闪动。他仔细地观察着它们，倾听会上的发言，于是又重新进入了习惯的、熟悉的、令人激动的境界。他沿着疗养院林间小径散步的日子才过去了多久呵，塔瑪拉·伊万諾夫娜强健、灵巧的手按摩他的背部的日子仿佛还在眼前；仅仅四天以前他还从量杯里喝了照顾周到的护士亚历山得拉·阿尔西波夫娜送来的咸药水，而化验室那个愁眉苦脸的姑娘，为了取血进行临别的一次化验时，还用那个发出讨厌响声的铁玩艺儿过深地刺了他的指头哩；就在那一天，他还坐在本色麻布面的软安乐椅上，向后仰着，看了一部描写威海渔民生活的极端凄惨、但却奇怪地使人振奋的影片。可是现在这一切突然离得那么远，好像根本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有不愿静静坐在椅子上的这个纠缠不已的感觉使人想到休息，想到疗养院里的生活制度。

宣布闭会之后，瓦西里·安东諾維奇就走进了办公室。这里的一切也都是熟悉的、习惯的——自家的。擦得发亮的拼花地板，高高的窗户和微微垂下一点的淡黄色窗帘（这种窗帘即使在阴暗天气也给人一种虽然不多、但总是有阳光的感觉），蒙了绿绒布的写字台，装在蓝玻璃杯里的许多削得尖尖的各色铅笔，以及那架能立刻让瓦西里·安东諾維奇和莫斯科、斯維尔德洛

夫斯克、海參崴通話的白色電話機，——所有這一切對他的工作都有不同的幫助，都是必需的，隔了一個月之後又見到它們，不由地想到：“現在我已經到家啦！”

到家啦……現在他就回家，在沙發上躺上半個鐘頭；然後，假如索尼婭已經回來，就可以一起出去走走，到河邊的懸崖或是林中的湖畔，吸一點新鮮空氣。

太陽還很高，經過半開的氣窗聽得見州委會周圍花園里的雀鳥在歡樂地歌唱。樹葉剛剛發芽，淺綠淺綠的，很有趣；五月的風把陣陣的葉香送進了辦公室。

瓦西里·安東諾維奇在地毯上走了几步，在桌旁坐下，無意識地轉了一下鑰匙，輕輕地拉出抽屜。他在里边看見的第一件東西就是一盒煙卷。他在療養院里沒有吸煙，他決定在這方面也休息一下。休假完了，工作開始了，習慣的事情也重新開始了。瓦西里·安東諾維奇一邊琢磨着吸煙的樂趣，一邊用手指頭揉煙卷，揉了很久——一個月的工夫煙草發干了；他拿起打火機，又放了下來；汽油味會糟蹋吸進的第一口最香的煙的。他按按電鈴，當多年的助手沃羅比約夫進來的時候，他就請他找几根火柴。

沃羅比約夫手里正拿着火柴，並且微微地笑了。

“我就知道您要的是什麼，瓦西里·安東諾維奇。”

這也是習慣了的、熟悉的、必需的——那就是，在一些場合，只要說出半句話，或者根本不必要說話，人家就會了解他的意圖。瓦西里·安東諾維奇也微微一笑，道了謝，划了火柴，吸了渴望已久的、最香的第一口煙。立刻感到煙力輕輕地上了頭，嗡嗡地響起來，身子像空氣一樣輕飄飄的，疲倦消失了。

“瓦西里·安東諾維奇，”沃羅比約夫說，“州檢察長不住地

打電話來。怎樣回答他呢？”

“你就說，我已經走了，不過，一開始就這麼辦，也不值得。你給接上吧。”瓦西里·安東諾維奇拿起電話筒。檢察長道了歉，說他有一件要緊的事要跟瓦西里·安東諾維奇談，這件事他不願拖延，瓦西里·安東諾維奇能不能今天就接見他？

六点多钟，夕阳西下。从城外河边陡峭的沙岸上望去，眼前就会展开辽阔无边的蔚蓝色的远景，还有春天的芬芳的森林和一平如镜的深色的湖水……索尼娅大概早已回来，等待他吃晚饭……

“好，”瓦西里·安東諾維奇对着電話筒說，“您來吧。”

他走到窗戶跟前。他的汽車停在樓下正門旁邊新綠的菩提樹下。司機羅曼·普洛柯費耶維奇在汽車旁邊來回走着，用抹布擦掉从菩提樹上滴下来的水点。八年前瓦西里·安東諾維奇从列宁格勒来到了斯塔爾戈羅德，最初被派到機器制造厂当黨組長，然后当选区委書記，市委書記，現在呢，他已是州委第一書記了，而羅曼·普洛柯費耶維奇·包依柯从他一来工厂就跟着他，从三十二岁变成了四十岁，留了胡子，这期间已經有了两个孩子。時間跑得真快呵！

头发花白、身体渐胖的州檢察長顯然走得很急促：他走进来的时候吃力地喘着气。

“我了解，”他用手絹擦着脖子，說，“不該在第一天就跑來談些乱七八糟的事兒……”

“正相反，恰恰應該現在來。趁着有了新的力量。到底是怎麼回事？”瓦西里·安東諾維奇的情緒很好。

“两个星期以前，一所房子的烟道着了火，大家趕來救火。开始挪动家具等等，从书架上的书后掉下一支手枪。装在木头壳

里的毛瑟枪……”

“怎么，謝尔盖·斯杰潘諾維奇，您把我这儿当作刑事調查局了嗎？”瓦西里·安东諾維奇打断了他的話，“你們有法典，里面有处理这种事的条款。这样的案件該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可是，这个私藏手枪的人是咱們这里的历史博物館館长，一九一八年入党的党员。”

“切尔諾古斯？”瓦西里·安东諾維奇又从写字台里取出一支烟卷，“小事一桩！”

“小事固然是小事，可是案子已經起訴了。根据法律……”

“那您就照法律办吧。尤其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早就应当明白，不能胡作非为。”瓦西里·安东諾維奇要站起来，想結束和檢察长的談話。但是檢察长用手拦住了他。

“还没完哩。弄清手枪的問題并不难。难道为了这样的事我还会来麻煩您嗎？还有更复杂的呢。当切尔諾古斯被迫承认手枪是他的，民警局的工作人員开始写記錄的时候，他对他們說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話。这是几張記錄，每張下面都有他的亲笔签字。請您自己念念吧。”

“‘从跟白卫軍作战时期就收藏这支手枪，’”瓦西里·安东諾維奇念道，“‘这是我的战斗武器，我曾經用它为爭取苏維埃政权的胜利而斗争。’”

記錄很短——关于一支过时的旧枪还能写出多少話呢？但是除記錄以外，切尔諾古斯在民警局多說的話就記載了五頁，都用打字机打出来了。他說，他只違犯了一条法律，可是有些人却違犯了几十条。他提到了一些非法进行漁猎的州級領導干部，說他們不經許可就打死駝鹿和雷鳥，在禁止捕魚的湖里捕魚。他

說，本州不从国家的观念出发来考虑問題；种燕麦、栽土豆，采取貧农式的經營方法，看不見远景，不願意向前看。他說，这都是州委会，而且首先是州委书记瓦西里·安东諾維奇·杰尼索夫同志的罪过，說他像个古典中学的勤勉的中学生，只知道从这里到这里，甚至不打算超出这个界限一步。“你們去記錄这种人的罪状吧！”切尔諾古斯喊道，“你們去追究这种人的責任吧，他們在工作中已經丧失了革命热情，变成了渺小的事务主义者。”

瓦西里·安东諾維奇的烟卷熄灭了。他把它放在烟灰碟边上。

“好厉害的批評家！我的妻子还在称贊他。她是他的博物館里的科学工作人員……”

“我知道。”檢察长急促地点点头。

“她称贊他，可是結果怎样？”瓦西里·安东諾維奇在沉思中瞧着他的談話对方怎样从铁盒里取出一块薄荷糖，送进口里。

讀切尔諾古斯說出的那些話是令人不愉快的。这是个爱抱怨、好爭吵的老头子。当然，这一点說得对：切尔諾古斯入党的时候，他，瓦西里·安东諾維奇·杰尼索夫还不滿六岁。这一点也是真的；他瓦西里·安东諾維奇那时沒有完成革命，党跟托洛茨基派以及形形色色的派別进行激烈斗争的年代，他也决沒有站在前沿陣地上，因为他太年輕，那时他还不太明白这种陣地在什么地方。然而，难道他是个古典中学的中学生，真見鬼！难道他是个事务主义者，而且还是渺小的！……

“为了手枪，應該判什么罪？”他气憤地問道。

檢察长聳聳肩膀。

“二年到五年，瓦西里·安东諾維奇。”

“那你們就审判他吧，按照法律审判！”瓦西里·安东諾維奇

把記錄从身边推开。

“这个呢？这个怎么处理？……”檢察長把几頁补充記錄从桌上收集起来。

“这个嗎？……”瓦西里·安东諾維奇不悅地皺着眉头瞧了他約有半分钟，仿佛他面前这人就是切尔諾古斯本人似的。他臉上漸漸充了血。“这还要怎样处理！”他恼怒了。“这只是一片胡言乱語，老头子的瘋話。应当不理它。您为什么要轉給我呢？”

“等一会儿，”檢察長拦阻他說，“一切并不这样簡單，瓦西里·安东諾維奇。审讯机关的某些同志有意把两种仿佛彼此无关的情况联系起来：切尔諾古斯私藏手枪和他对本州党的領導不滿……”

“我觉得可笑！”瓦西里·安东諾維奇生气地說，“这么說，我們这里出了一个投炸彈的刺客了！一个州里的鮑里斯·薩文柯夫^①。真笑死人。”

“我已經不年輕了，一生里什么事都見過，一点也不觉得这件事好笑，我只感到伤心，因为有的人曾經为了这样的和甚至比这小得多的一点点偶合而送了命。瓦西里·安东諾維奇，这您自己也知道，”檢察長絮絮叨叨地說起来，“但是我，跟您一样，对切尔諾古斯不能有任何怀疑，因此才到您这里来，为的是，如果将来有人到州委控告州檢察院，說这个已經开始的案子在剛剛萌芽阶段就被檢察院擱下了，那时您也会知道事情的真相。”

“这就对啦，对啦。”瓦西里·安东諾維奇站起来。很好的情

① 鮑·薩文柯夫(1879—1925)，社会革命党的領導人之一，苏維埃政权的凶惡敵人。革命前曾参加过几次謀杀沙皇政府要員的恐怖活动。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的軍事活动，失敗后逃亡國外。一九二四年越苏联國境被捕，判十年監禁，一九二五年在獄中自杀。

緒被破坏了，因而他恼恨檢察长，他希望赶快把这位客人送走。但是当檢察长告别后已經走到門口的时候，瓦西里·安东諾維奇却喊了一声：“手枪，手枪的問題怎么办呢？”

“法律規定該怎么办就怎么办。”

“对啦，对啦，”瓦西里·安东諾維奇重复地說。

他吩咐了沃罗比約夫明天早晨应办的事情，就下楼走到停車的地方，上了汽車，坐在包依柯旁边。包依柯用詢問的目光看了他一下。

“回家，罗曼·普洛柯費耶維奇，回家。这么晚了——还能上哪儿去？”

“索菲婭·巴甫洛芙娜一个人可等急啦。”車开动了，包依柯說。

“咱們的妻子們的命运就是这样，罗曼·普洛柯費耶維奇。等呀，等呀。”

“这話很对，瓦西里·安东諾維奇。我的老婆最初还生我的气，她以为我跟別的女人玩去了。現在她习惯了，相信了：咱們两个人沒有工夫玩呵。”

瓦西里·安东諾維奇抬头看了他一眼，微微一笑。

汽車沿着古老而弯曲的街道开行着，到了河边，从桥上过了河，又进了街道，但这已是一些新式的笔直的长街了。瓦西里·安东諾維奇爱这个古老的城巿，他亲眼看它发展起来，八年中已經变成了他的故乡。城市一年比一年更好，更寬敞，更清洁，綠化的更美了。本市扩展起来的郊区越来越远地伸入周圍的森林和草地。不仅每个新广场和每条新街道，不仅每座新楼房，連每盞新街灯，每个新广告架，每块新的彩色广告牌，都使瓦西里·安东諾維奇感到高兴。他看見这一切中間也有他自己的一部分

辛勤的劳动。市郊建成了一個很大的化学联合工厂，——誰知道呀，也許瓦西里·安东諾維奇心臟的一小部分跑到那里去了，因为失去了这一小部分，医生們就說他的心臟有点不正常了。机器制造厂后面开辟了一个广场，从那里辐射出了五条新街，形成整整一个美丽的市区，——也許瓦西里·安东諾維奇的某几根神經耗費在那里了，因为休假前医生們查出了他的神經官能的紊乱。本州的各种事业——畜牧业啦，谷物种植啦，果园啦，菜园啦，建設新村鎮啦——它們能把你的血完全吸干。本州的条件困难，是沼澤地，潮湿，气候变化无常……血中的胆固醇增多了，医生們断定：肝臟的功能也不那么正常了。

一般說来，瓦西里·安东諾維奇沒感到有任何疾病和不舒适。但是，不管他感到或沒感到，消耗依旧会有的，作完每一件工作都要夺去生命的一小部分，也許，到头来这种消耗的数量太大，弄得你本身連一点什么都不剩了。那又怎样呢，这种交换也并非太不上算呵。

这一类的想法，尽管有些伤感，但通常都起到了安慰人和轉移注意力的作用。

这一次却从这些思想里钻出了令人不安的感觉，仿佛作过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头了。“切尔諾古斯，切尔諾古斯……”瓦西里·安东諾維奇沉思着。

当然，这个切尔諾古斯的气憤的、缺乏理智的胡言乱語狠狠地刺疼了他的心。他議論、咒罵、誹謗。可是，难道他了解他那样放肆地、武断地責难的州委第一書記杰尼索夫嗎？他了解他的什么呢？在什么地方的人群大会上或者記錄影片的鏡头上看见过——这就算了解啦。两年前話剧院一个年老的女演員在一次大会上也发过議論。她說，我們扮演领导人、厂长、州委書記、

各式各样的突击队员、首倡者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的剧院更民主了——我们在演普通人，演那些乘电车的、在浴池门口排队的、擦洗地板的。他们这样演了一、二年，突然醒悟过来，搔着脑袋说，原来，艺术里没有突击队员、首倡者，没有那些完成重大事业的人是不成的。只不过是，这可怜的女人，她自己连一个厂长、一个党的工作者都不了解，所以才要求别人也不必了解。切尔诺古斯也是这样：不了解，却要裁判。这种裁判员！

瓦西里·安东诺维奇愁眉不展地望着远方。其实，他自己对切尔诺古斯也丝毫不了解。索尼娅肯定地说，他是个出色的工作者，对自己的业务和本州的事情很热心。但是瓦西里·安东诺维奇本人见过这位切尔诺古斯一次吗？跟他会过面吗？看来是没有的。最低限度他已经想不起来这种会面了。有过请求书，建议书，申请书。请求书有时是经过邮局寄给州委的，有时是索尼娅带回家的。所有的请求的主要内容都是这样：历史博物馆必须有新的房舍，旧地方太窄小，使它挤得喘不过气来，因为珍贵的资料太多，都白白地搁在保管处里。房舍！瓦西里·安东诺维奇不知道本市和本州有哪一个机关不抱怨地方窄小和不要求新房舍的。

就让他们审判他吧，审判这个胡说八道的家伙吧。当然，谁也不会让这样的人去坐监牢。会考虑他的年龄，功绩……不过，倒很想知道一下，他究竟有过一些什么功绩？会判他什么刑事罪的……

想到人们会判处切尔诺古斯什么罪刑，不知为什么更使他生气了。

瓦西里·安东诺维奇走进家门的时候，气势凶凶地迈着步，声音很大。他没瞧见给他开门的索菲娅·巴甫洛芙娜手中的纸